

長篇小說

成茂林 著

# 水城烟雨

SHUICHENGYANYU  
修订本

我的祖籍和水城同在一座大山的皱折里。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谈起那座小城里传了几百年的奇闻轶事，和生活在里头的性男人和水色女人；后来，我当了“知青”，又有缘走进那个容易饶舌的地方；如今，休闲在家，倒有心把当年所见所历之事，写成这部叫作“小说”的长篇，供人茶余饭后解闷。是也非也？唯其真也！

我的祖籍和水城同在一座大山的皱折里。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谈起那座小城里传了几百年的奇闻轶事，和生活在里头的性男人和水色女人；后来，我当了“知青”，又有缘走进那个容易饶舌的地方；如今，休闲在家，倒有心把当年所见所历之事，写成这部叫作“小说”的长篇，供人茶余饭后解闷。是也非也？唯其真也！

我的祖籍和水城同在一座大山的皱折里。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谈起那座小城里传了几百年的奇闻轶事，和生活在里头的性男人和水色女人；后来，我当了“知青”，又有缘走进那个容易饶舌的地方；如今，休闲在家，倒有心把当年所见所历之事，写成这部叫作“小说”的长篇，供人茶余饭后解闷。是也非也？唯其真也！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XXXXXXXXXX  
XXXXXXXXXX

長篇小說

ISBN 978-7-278-45449-9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成茂林 著

# 水城烟雨

SHUICHENGYANYU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城烟雨 / 成茂林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78-4564-9

I. ①水… II. ①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1789号

书 名 水城烟雨

本书著者 成茂林

责任编辑 孙 茜

装帧设计 印美新浪创意设计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28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晋城市新浪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522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5年10月 第3版

印 次 2015年10月 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64-9

定 价 68.00元



作者在澳大利亚世界遗产蓝山大峡谷

---

成茂林，男，汉族，作家，1952年生，山西晋城泽州人；1970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9月毕业于山西省教育学院；历任中共晋城市委组织部科长，中共晋城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任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晋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酷爱文学和史学，主要文学著作有：短篇小说集《遗恨》，中篇小说集《爱之惑》，散文集《丝路花雨》，长篇小说《水城烟雨》和《我爱我家》；主要史学著作有：主编出版了三卷本《中国共产党晋城历史》（获山西省史著类一等奖）、《山西改革发展30年（晋城卷）》、国家科研课题《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人口伤亡财产损失调查（晋城卷）》、《晋城市革命遗址概览》等，同时参与了《晋城历史文化丛书》的编写，著有《革命烽火》。2000年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华卷。

# 水城 烟雨

我的祖籍和水城同在一座大山的褶皱里。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谈起那座小城里传了几百年的奇闻轶事，和生活在里边的血性男人和水色女人；后来，我当了“知青”，又有缘走进那个容易饶舌的地方；如今，休闲在家，倒有心把当年所见所闻之事，写成这部叫作“小说”的长篇，供人茶余饭后解闷。是也非也？唯其真也！

——创作手记



SHUICHE NGYANYU

## 引子

太行山南部的古泽州是块物华天宝的地方，不仅无烟煤储量占全国近四成，铁矿储量也相当可观。近代大文豪鲁迅和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述其冶铁史“起于二千五百年前，逮唐乃弥盛”，春秋战国时即使用皮囊鼓风术，汉时制出著名的“阳阿宝剑”，至明代则更为鼎盛，有“泽潞豪贾甲天下”之美誉。

明末，天下大乱，烽烟四起。这一带的豪商巨贾们惶惶不可终日。

有乔姓大户夜做一梦：晴朗朗的天空，一声炸雷，狂风便携了浓浓的云朵从南天边翻滚着扑来，顷刻，大地一片昏暗。忽然，一个亮闪，像把黑云撕裂开口子一般，无边无际的大雨遮天盖地倾盆落下。那雨，一会儿像瓢泼，一会儿像筛子筛，一会儿又像喷雾器均匀地喷，烟雾苍茫地大一阵小一阵，小一阵又大一阵。万千支雨“箭”向他袭来，无数条瀑布从屋檐、墙头、树顶跌落下来，如烧开了似的冒着泡儿，汇成急流，涌向沁河。沁河涨潮了！但见四下里水茫茫一片。他迷惘地站在那里，分不清哪是山，哪是河，哪是田野，哪是村落。茫然间，从水上漂来一位仙风道骨老者指点迷津。老者把身上背着的小酒葫芦向水上一抛，那玩意儿立即化作一条小船。他坐上船，老者便说：顺流而下吧，沁河岸边有座城池，森严壁垒，可使你万贯家产平安无恙。他一片感激之情，欲言梦醒。乔大户好生惊奇，待天亮后，即刻打点行装，带随从数人，自沁河源头由北而南寻觅“壁

垒城池”，途经数县，直达河南怀庆府黄河入口处。然而，奔波数日，并无所获，心中甚是纳闷。待返回后他将所梦所寻之事，求教于一阴阳先生。那阴阳也觉神奇，便与之二次重游。这次寻觅不在城池，而在风水。当沿河走到泽州府辖地一个沁河回水湾时，阴阳先生心情豁然开朗，指着岸畔石壁惊喜道：这不是座壁垒“城池”么？真乃“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乔大户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石壁高耸，浩浩荡荡的沁河，像一匹奔腾的骏马，穿山劈岭呼啸而来。汹涌的河头撞击在坚固石壁上，卷起束束浪花，之后绕巨大石壁温顺地画了个半圆蜿蜒向南而去。

那石壁呈椭圆形，突兀耸出河面十数丈余，远望俨然一座云中城池。其东，连青龙山，为该山余脉；其西，望紫霄峰直插云天；其南，有罗圈山作屏障；其北，是宽阔的沁河河槽。沁河的半包围使它形成三面环水一面临山的封闭之势。回水湾处碧波荡漾，几叶扁舟悠然往来，俨如江南水乡。

乔大户一打听，此石壁名曰凤凰台，传说曾“有凤来栖”。据志书载，凤凰台方圆数十里人家，世代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自唐以来，历代科举进士者甚众，大到吏部尚书、兵部侍郎、礼部员外郎、都御史、按察史，小到知府、知县、左右参政、舍人、学士，号称“三斗三升芝麻官”。真乃得天独厚之风水宝地也！

看来梦应此处了。乔大户欣喜万分，速约同行曹、来两族，集银子数十万两，广招天下能工巧匠，在凤凰台昼夜施工，沿壁筑起了一座集城门、城楼、角楼于一体的小城，由同乡大学士题名：水城。城内街巷阡陌，建筑考究，除中心街为“十”字外，小巷皆为“丁”字，据说那是为了防贼，生人好进难出。城中各类设施完备，关帝庙、观音堂、祠堂、花园、眺望台、忘暑亭、学堂、马厩、店铺、水井一应俱全。民居以四合院、簸箕院、旗杆院居多。大族乔家在城西临河筑棋盘四院。四门两两相对，每门一进三院。中间石板小巷如“楚河汉界”，可容两乘轿子通过。城外仅一径可通，进出者皆过卧波桥。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然后，纷纷将各自眷属佳人、金银财宝远道移至城中，又在江南买灵秀侍女歌妓数十，锁于城中



享乐。

城门紧闭，外患难入。然而，男人常年在外山南海北赚钱，女人四季被锁深闺寂寞难耐，时间一久，便传出些奇闻轶事来。

某年某月某日，一青壮汉子上山打柴归来，路过城门歇脚，被城上几个女人相中，便使仆人以买柴为名邀至城内，数日之后未出。有说水城街巷设计如八卦图，汉子迷路。有说那汉子被留下作了男仆。后来河上一渔人晚归，发现水上漂来一具男尸，已形容枯瘦，经辨认，原来就是打柴的那个青壮汉子。

某年某月某日，城内乔大户从江南经商归来，仅金银首饰贵重物品就雇了十个挑夫，回至家中一一清点完毕打发脚夫歇宿后，才与妻妾叙话。不想妻妾个个愁眉不展，面容憔悴。既已家业万贯，挥金如土，何来此愁？乔大户百思不得其解。后邀一银发郎中诊治。那老者城内一转便知底细。如此美人如云的小城，竟没见到几个男人，就委婉说道，小城阴阳不合，乃气塞所至。乔大户不解其意。老者又把城比作人，说：胃有虚火，阻塞难通焉能无病？就劝乔大户在城北悬崖上开一水门，筑石梯直通河面。这样与南城门相应，气通而人和。乔大户也觉有理，南行前把筑梯开门之事安排妥当，又留脚夫十人在城内干粗重活计。次年乔大户又归时，已见妻妾个个粉如桃花，笑逐颜开。

某年某月某日，某女仆以下河浆洗为名，把河上渔人从水门石梯邀至房中……

更有饶舌者说亲眼见几个粉面罗裙女子，把个男尸从城上扔下。谣言夜半听到河面有男鬼呜咽之声，那声音长而尖，哀而冤，绘声绘色。凡此种种。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愈传愈远，一直传到20世纪中叶。

那荒诞离奇的传说不必过于较真，但活生生的现实不得不信。从明末建城，历经大清、民国，到共和国建国，上下三百余年，虽朝代几更，人事沧桑，遗传变异，水城却依旧山水清秀，风景独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此风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血性男人和水色女人。特别是那里的女人，个个如出水芙蓉，一个比一个美，一个赛一个

水，登上城墙，如一群欢乐的小鸟；河边浣衣，似一片落下的云霞；在田里劳作，又像朵朵飘动的彩云。

有女人就有故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们在日月交替中，不断编织着一个个属于自己的精彩而又悲壮的人生故事。

本书故事就从当年“知青”插队水城讲起——

# 第一章

## 1

20世纪70年代初,那场以夺权为标志的暴风骤雨稍稍平息。水城党支部书记牛保土因为地主乔窑善之女红牡丹水秀落户的事,以阶级路线问题被罢了官,看来真要像死对头造反司令曹顺虎喊的口号那样“永世不得翻身”了,谁料公社大院里突然来了一批被称作“五七战士”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师,还有北京、天津等地的知识青年,带队的正是当年把牛保土母子解救出苦海,带领他们斗地主闹翻身的老革命杨区长。

杨区长在这一带可是个地动山摇的风云人物。抗日战争时,他腰别双枪,以青龙山紫霄峰为掩护,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解放战争时,他是贫苦农民翻身的领路人,打土豪、分田地,战上党、援淮海,驰骋风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老百姓一个不落地都过上好日子,他呼风唤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路走来,眼看就要升任副县长了,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在运动中虽也被夺了权,但认识到位转弯儿快,全县解放第一批老干部就考虑到了他,且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杨区长这次杀回水城,住公社大院,其余的全被分派到各个大队。水城是个大村,在杨区长眼里又是“老大难”,就派进一个力量较强的小组,组长是个杨区长很赏识的前额很宽、面皮很白、眼睛很近视的县一中教师,人们都叫他刘老师。

刘老师是“文革”前的北师大毕业生,哲学和文学水平都很高,又精通

乐器,在学校很活跃。他虽没给支书牛保土的儿子牛得田和红牡丹水秀的女儿史秋月代过课,但他们却都认识他。60年代中苏决裂那会儿,他给他们讲过大概是赵朴初在报纸上发的一篇古文,叫什么“某公三哭”,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印度尼赫鲁等反华势力写的。文章是文言文,典故多很难懂,但刘老师讲得很清楚;印象最深的一次,该数讲析毛泽东当时写的一首诗《七律·冬云》了。那首诗写于三年困难时期的1962年,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上。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刘老师那浑厚的男中音至今回荡耳边。仅写作背景,他就讲了很多很多,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咬牙切齿,讲到他们军事恐吓、政治讹诈、经济封锁以及“和平演变”“不战而胜”的黄粱美梦;从新中国高举反帝旗帜和无产阶级国际旗帜维护世界和平,击退来自国内外反华势力的攻击与挑衅,讲到面临的“大跃进”挫折,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撕毁外援协定;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讲到中华民族必然战胜眼前困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他的讲解,使广大师生在困难中看到了光明,在“寒流”中感受到了“暖气”。“梅花欢喜漫天雪”,“独有英雄驱虎豹”,多么豪迈的气概啊!一个伟大的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形象在“冬云”中活现了。谁愿作被冻死的“苍蝇”呢?让我们都作傲雪的“红梅”吧!

得田大概从那时起就爱上了梅花。

他原是个理想主义者，出生在朝鲜板门店谈判的前一年，血管里流的是建设新中国的热血。上小学时正长身体，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虽瘦得皮包骨，但他发现大人们的情绪很好，从不埋怨共产党。奶奶牛家寡妇常说，毛主席坐北京还发誓不吃肉呢！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饿点算啥？你爷爷死得早，要不是共产党，咱一家还不早就没命了？奶奶的话其实也是当时好多贫苦翻身农民说的话。得田不相信谁，也不会不相信奶奶。他坚信共产党毛主席才是穷苦人民的大救星。上中学时，正是学习雷锋的时代。毛主席老人家一发号召，他们就把雷锋作为崇拜的偶像，到处找着做好事，后来听说有人要反党就又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

本村学校的乔教师和曹顺虎策划水城闹夺权那阵儿，十六岁的牛得田正举着“造反有理”的红旗，背着行李，打着裹腿和小战士们兴致勃勃地走在红卫兵长征路上呢！

韶山的山很美，翠竹青松葱绿一片，不像太行山上那裸露着的光山秃岭。在韶山冲那间普通而伟大的农舍里，他想象着红太阳是如何从这里升起的，崇敬仰慕之心油然而生。他把那里的一把土一掬水都视为神圣，为获取一枚小小的纪念章曾数夜不眠。在那个特殊的山冲里，他第一次听到了浏阳河那支亲切的民歌。

湘江的水很清，碧波荡漾舟影摇曳，远比黄土高原那污水浊流秀气。岳麓山、爱晚亭他寻觅着一代伟人的足迹。清流中的“橘子洲头”他和他的伙伴们一遍又一遍朗诵着那首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如此心旷神怡，又恰似“独立寒秋”。南方的冬天与北方的秋天温度太相似了，他兴奋地荡着一叶扁舟流连忘返。

十六岁，是个热血奔涌，充满激情、幻想和憧憬的青春妙龄。自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包括他在内的百万红卫兵后，他们就把自己紧紧和伟人连在一起了，“海枯石烂”“誓死捍卫”，似乎什么样的词语都不能表达他们那会儿的心情。他真的想到过为了“红色政权”不变颜色而去像董存瑞那样炸碉堡，像黄继光那般堵枪眼儿，甚至为了当英雄恨生不逢时，致使在后来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他们的孩子辈们把他们当成

傻帽而不可理解。但那“不可理解”的一幕毕竟发生过。在北京,同他一块进京的山里娃曾不辞劳苦转乘车辆去“救火”,结果跑到跟前原来是首钢工人在炼钢。当一部分山里娃嘲笑另一部分山里娃无智时,那嘲笑者也办了件被嘲笑的事情。在颐和园万寿山,几个束着时髦短刷子的女红卫兵拦住了他们,叽里呱啦的闽南话使他们很费劲地听出,对方发现一男一女特务在山后接头。结果两路小将连姓名都不问便携手包抄而去,累得汗流浹背,却原来是两个谈恋爱的,只不过男的说话间用小刀在身边的树干上划道道,引发了他们对一场叫不来名字的捉特务电影的联想。孤陋寡闻,幼稚可笑。

历史就是这样和人开玩笑的。那场“革命”一搞几年,打碎了他在名牌中学的“大学梦”。1968年,毛主席一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作为“老三届”小字辈的他就回乡“接受再教育”了。在广阔天地里,他没体验出如何大有作为,感受到的却全是“坎坷”。父亲牛保土,母亲贺柳叶,甚至奶奶牛家寡妇这些和地主阶级有着刻骨仇恨的翻身农民在运动中被抄了家,他想不通。乔家大院里锁着的空房子明明是父亲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为什么偏不让住?自己文化程度明摆着比同伴高,为什么队上换黑板报却用了些考试及不了格的人?公社那次文艺会演,假如他和史秋月去是完全可能获奖的,为什么偏选了唱起来比哭还难听的曹顺虎的女儿曹铁花?后来,中苏珍宝岛开战了,他想当兵换个环境,可体检合格了政审过不去,村上只走了新任革委主任黑爷的二儿子焦马驹。如此不平,本来沸腾的热血像渗进了冷水,眼前似乎无路。好在广阔天地锤炼了他一副棒身体,使他较快地脱离了在校时的娇嫩和稚气,长成了和农民一样的壮小伙儿。那个儿头,如今已超过父亲半头;那皮肤,在阳光的沐浴下,原先的白嫩被涂上了层健康色;那体形,像年轻时的父亲一样,健壮沉稳。无论摇耒把籽,还是扬扬放磙,各类农活都不在话下。可无论如何改变,也改变不了他不同于普通农村小伙子的气质:身着服装是当时那种时兴的褪了色的黄军服,乌发蓬松,浓眉大眼,说话礼貌,谈吐文雅,幽默的故事装了满肚子,令同辈人嫉妒。即便因父亲“问题”暂时处于低谷,他仍是同龄姑娘们追逐的“白马王子”。

一个晴明的夜晚,他踏着月色爬上了城墙,在眺望台对着滔滔的沁河水吹起了久违的笛子。那是用井冈翠竹制的。本来,他很喜欢吹那些豪放热烈的曲子,像《赞歌》《草原上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乌苏里船歌》等,可这时只想吹《白毛女》里的“北风吹”,还有《不忘阶级苦》。什么“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那词他记不全,便反复吹那曲子,悲凉呜咽像哭,凄婉沉长如诉。

这笛声在水城第一次响起,只有秋月知晓。秋月比得田小一岁,由于父母的遗传,从小就生得像洋娃娃似的,头发微卷,皮肤白皙,瓜子形的脸庞,柳叶似的眉毛,长长睫毛下一双大眼,黑白分明,总在扑闪,人见人爱。父亲史光宗当年“四清”时为了入党提干,借口“出身”问题,抛弃了她的母亲水秀,她便随母亲回了水城。从县一中毕业后,她的境况不比得田好,她的情绪能好吗?那悠扬婉转的笛声勾起她无限情思,无限哀怨。她便放下手中刚看了几页的《茶花女》,寻着笛声跑上了城墙。她不想打扰他,只是远远地站着听,想让他尽情倾吐心中的苦闷。

几支曲子吹完,得田一扭头,便望见了月影下楚楚动人的秋月:昂首挺胸任河风轻轻吹动秀发,高高隆起的胸部和臀部与纤纤腰肢在朦胧月色中构成美丽的剪影。秋月该是十九岁了。青春妙龄把她蕴藏着的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像花儿一般,当苞儿半放花瓣微展时,自有一种可爱的姿态和色泽,叫人看着神往。

“秋月,你啥会儿来的?”他情不自禁地问着。

“好一会儿了,听到那笛声就知是你。”秋月柔声地说着,轻轻走来。

“那是知音了。”得田一语双关。秋月那脸一阵羞红,好在是夜间。

“你为什么不吹支欢快的,太沉闷了。”秋月扑闪着那对会说话的大眼睛故意问。

“吹不起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啊!”得田浓黑剑眉下那双眼睛显出一种忧伤。

“那……就吹《红梅赞》,做红岩上的一枝寒梅!”秋月哪会不知道他喜欢梅花?说着,还调皮地做了个舞台上江姐临刑前的亮相。显然,她想起了在学校时组织他们去看电影《江姐》时的情景,并情不自禁地朗诵起

了毛泽东的诗词：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秋月的普通话极好，在学校时曾是宣传队的报幕员。此时、此境，加上此情，你想能不动人吗？得田来了劲儿，仿佛感觉到早已缓流的热血重新沸腾起来，剑眉一挑说：“好，我就给你吹支你我都喜欢的。”说完，他长长地吸了口气，那笛声便婉转悠扬地响起来。秋月就喜欢他这逆境中信心十足的样子，男人么，总该像个男人！于是，随着唱起——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多么富有诗意的月夜啊！秋月激动地说：“我们要学江姐，不能被困境难倒。”

“对，沉沦就是死亡。要敢于向命运挑战！”得田应和着，胸中似重新燃烧起了理想之火。他挺起脊梁，仰望着远天边挂着的一轮皎洁满月，吟出李白的名句：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刘老师一到水城，就打听有没有一中毕业的学生。得田和秋月都先后到“五七”战士们住的观音堂去见过他。观音堂在城中，不大，独院，进



山门得登七级台阶。观音早没有了，农民上大灶那年作过食堂。刘老师体质一般，劳动却很卖力，说话挺风趣，劳动之余喜欢给社员们说笑话。一次收工的路上，他看到老牛拉下的牛粪，就用手扶了扶眼镜架，弯腰抓起来扔进地里。小姑娘们都捂着鼻子笑，他极其认真地说，笑什么？你们学学毛主席语录，这比资产阶级思想香得多，世界上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劳动阶级，别看他们身上有泥巴、牛屎，但他们比我们这些人干净得多哩！我就是来向农民们学习的。农民们十分尊重他，认为本村夺权军师乔教师喝的那点墨水和刘老师比，是汗毛比大腿。有次地头念报纸，刘老师指着“形势一派大好”的通栏黑体字幽默地说：“我就赞成这个大实话，形势从来都是一派大好的。”他把“一派”两个字读得很重，“两派斗来斗去，总是有胜有败。一派大好，自然有一派大不好。”农民们听着这话既新鲜又有味儿。据说，刘老师那一派在县里败了。他们的头儿因武斗中策划炸楼，把对立派不少人炸死。对立派一掌权便枪毙了那头儿。那头儿被执行前昂首挺胸，居然喊出：毛主席万岁！刘老师听说这事之后，只表现出了短暂的些许悲哀。

刘老师因为抓了那几堆牛粪，被公社、县里树成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典型大肆宣传。他自己写了个很成功很感人的讲用稿子，四处被邀宣讲着毛主席“知识分子如若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至理名言。老人家的话实在太绝妙了，像《红灯记》里铁梅的唱词“言语不多道理深”。

本村的乔教师对这段话也津津乐道，说中国革命成功就是知识分子结合工农民众的典范。作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负责人造反司令曹顺虎也想时髦时髦，虽反复熟练那几句话，但终不得“要领”。乔教师开导他，说“百艺好学一窍难得”，那“要领”是“双重否定”，更把曹顺虎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球！我不管它什么否定不否定，背下意思就行了。”如今，夺了权的曹顺虎对自己的军师乔教师把他看成小学生不大高兴，显然是发了火。乔教师呢，也心知肚明，只不过是强装笑脸，维持着他们联手对付保土们的利益链。

一次，乔教师有意请曹顺虎去给学校的娃娃们作忆苦思甜报告。一来恨铁不成钢，想让他上台多锻炼锻炼；二来他要是真出丑了，可不能怪